

中国越学

ZHONGGUO YUEXUE

【第一辑】

王建华◎主编



期於言古人云死生亦大矣
不痛哉無攬昔人興感之由
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
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
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
猶今之視昔也悲夫故列敘時
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
興懷其致一也後之攬者亦將
有感於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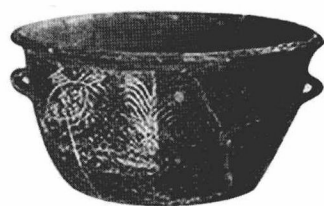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越学

ZHONGGUO YUEXUE

【第一辑】

王建华◎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越学 (第一辑) / 王建华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5004-7754-9

I. 中… II. 王… III. 文化史-研究-浙江省

IV. K295.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5129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 (guoxiaohong149@163.com)

特邀编辑 郭媛媛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汉风唐韵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16

印 张 16.75 插 页 2

字 数 397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顾问 李学勤 陈桥驿 章培恒 董楚平

编委会主任 王建华

编委会成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能宪	史晋川	卢敦基	叶 岗	朱志勇
肖金城	寿永明	李永鑫	陈伯海	陈望衡
邵 鸿	周一农	费君清	高丙中	高利华
曹锦炎	陶 侃	章 融	谢一彪	葛剑雄
董乃斌	曾 骅	梁 涌	潘承玉	

主 编 王建华

执行主编 陈望衡

副 主 编 谢一彪 章 融 潘承玉

责任编辑 钱汝平

《中国越学》征稿启事

《中国越学》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辑刊，旨在展示最新的越文化研究成果，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各地域文化研究提供交流平台，促进学术事业进步。

一、本辑刊诚征如下稿件：

- (一) 中国地域文化综论
- (二) 越地历史文化研究
- (三) 越地当代文化研究
- (四) 中国其他地域文化研究

二、文章要求：

- (一) 文章以 15000 字左右为宜。
- (二) 提供 300 字左右的中文摘要和关键词。
- (三) 注释放在每页下端，用圈形数码。若所引为书籍，注释中所列依次为：作者名、书名、出版社名、出版年月、页码，比如，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 页。若所引为文章，注释中所列则依次为：文章名、期刊名、年份期数，比如，梁钊韬：《西瓯族源初探》，《学术研究》1978 年第 1 期。
- (四) 文后写明：作者姓名、所在单位、职称（或职务）、电话、电子信箱。

四、稿件用 A4 纸型打印寄：浙江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中国越学》编辑部，邮编：312000。并发电子邮件，电子信箱：guofeng@zscas.edu.cn

五、稿件一经发表，敬奉薄酬。

六、请勿一稿多投。

七、联系电话：0575—88342880（钱汝平）

《中国越学》编辑部

《中国越学》发刊词

中华民族文化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各个地区的人民参与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均有其重要的贡献，由于中国版图巨大，地区之间存在诸多的来自地理、经济、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从而使得各个地区文化呈现出各自的个性。然而，各地域文化在密切的交往中，又相互学习，相互吸收。正是因为有诸多不同特色的地域文化的融入，才成就了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

面临东海，最早看到日出的越地，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当年此地曾经涌现过无数的英雄豪杰，名士风流，演出过中国历史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为中华民族强盛、中国文化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过独特贡献。这些，均载之于汗青，录之于歌诗，现仍生发出无限的活力，炳耀于当今的生活。

以古越国为基础的越文化，直承舜禹之绪、勾践之遗，借东晋、南宋偏安之机，以文采风流领先中国，晚明、清末，又得风气之先，启蒙开放，为近代民主革命之策源地。追溯越文化历史，我们明显地感到，在众多的地域文化中，越文化特色鲜明，进步卓著。

由众多越地人士共同创造的越文化史，是一份十分厚重的精神财富，对它的阐释研究，长期来，形成一门独特的学问——越学。早在东汉时候，就有研究越学的专著《越绝书》、《吴越春秋》问世。自此以后，研究越学的著作代有佳构，本身亦构成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刊宗旨，顾名思义，是越学的研究，当然，这种研究，本身也是越学。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认为，地域文化的研究是不能离开民族文化研究的，因而我们特意加上“中国”二字，试图说明，我们对越学的研究，既是中华民族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又是以中华民族文化研究为背景的。因此，我们的丛刊，不仅发表以越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也发表以别的地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尤其重视发表研究各地域文化关系的文章。

“天分浙水应东溟，日夜波涛不暂停。”让我们的努力能融会入浩荡向前的学术潮流之中。

目 录

地域文化新视野

文化和原创文化·····	陈文庆(3)
地域文化研究对话录·····	冯天瑜 陈望衡(11)
曾国藩的湘军与浙江·····	邵方平(19)

越中名士文化论

胆剑精神——越中名士文化精神谱系之一·····	陈望衡(31)
曾巩与越州·····	余德余(44)
“国眼”的鉴定之道——徐邦达古书画鉴定方法研究·····	王照宇(50)
从《中国小说史略》看佛教对鲁迅思想的影响·····	张 兵(59)

越地思想与学术研究

异端:越地文人的学术思想传统·····	梁 涌(71)
浙江儒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吴 光(85)
试论阳明学“心即理”说·····	余 红(90)
论刘宗周晚年思想中的“独体”概念·····	陈 畅(107)
化念归心:刘宗周与朱子、阳明之辩难及其工夫特点·····	雷 静(120)

越地文艺研究

“万年台”,中国戏曲文化发展的见证 ——我国古戏台的现状和人文价值概说·····	谢涌涛(131)
“咏絮才女”的雅量与酸涩·····	周淑舫(138)
陆游诗中的“江南”意象·····	胡 海(146)
追寻一种文化敏感——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解读·····	吴艳玲(164)

越史研究

- 越文化的渊源、流变与意义——东方现代性的萌芽与发生 王晓初(177)
- 于越族的流散 孟文镛(195)
- 说说《越绝书》的作者 张仲清(213)
- 论陶成章的历史地位 陶 侃 谢一彪(224)

文史考据

- 谢灵运《山居赋》南北两居考 金午江 金向银(235)
- “永嘉四灵”生平再考 吴 晶(246)

地域文化新视野

文化和原创文化

陈文庆

我们说的原创文化，主要是接着雅斯贝斯的“轴心期”概念讲的。其核心含义，是指在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在雅斯贝斯所谓的轴心期，古代几个民族，在人的精神自觉方面各自发生了一种突破性的飞跃，形成了一种精神智慧，这种智慧一旦形成之后，反过来重新整合原有的文化诸因素，成为一个文化的灵魂，即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的自我意识，成为塑造人，塑造历史的一种自觉、主动的力量。因为雅斯贝斯所谓轴心期发生的精神自觉，是人类第一次精神自觉，又因为人的精神自觉，可以说是一个文化的核心，所以我们把几个民族在那个时期的文化创造叫作原创文化。我们以为，对那段历史和文化的本质内涵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当前的历史和文化处境，有助于我们认识自我和“天命”，所以我们提出了“原创文化”这个概念。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现在我想通过自然、人、历史、精神自觉等概念，来解释一下我们所理解的“文化”和“原创文化”。

这些概念，都是我们理解世界、认识自我的基本概念。每一个概念的形成都有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都有丰富而复杂的内涵，而我们又要把它们放在一起解释，或者说互释，这本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是我们力所不及的事情。但涉及对一些根本问题的思考的时候，我们还是无法避开这些互相关联的基本概念。

首先要说明我们所理解的“文化”概念。

“文化”概念本身预设了以人的角度、以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自身和世界整体的视野。

我们所理解的文化概念，不仅指宗教、道德、科学、艺术等精神文化的概念。无论是从历史的发生还是从哲学的概念分析来讲，我们认为，“文化”应该理解为人类的自我创造及其所创造的有别于原始“自然”的一切成就，文化的本质是人的自我创造和自我意识。

就其小者而言之，初民打磨的一块石器，驯养的牛马家畜，培育的稻谷粟稷，建造的房屋墓穴，刻画的陶器壁画，是文化；就其大者而言之，渔猎采摘和农耕定居社会的形成，共同体内部的制度建构，民族国家的产生，道德、法律和信仰的产生和定型，更是文化；但就其终极意义而言，人类最终的文化成就就是人自身，人的身体结构，人的

五官感觉,乃至人精微复杂、千差万别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信仰,都是人自我创造和自我意识的成果。乾道变化,品物流形,万物来源于何处即复归于何处,无一物从无始而来,无一物永存于宇宙,人也一样。但人与万物不同的是,人不是局限于个体时空的“定在”,而是自我创造、自我建构的历史存在物(绵延的)和宇宙存在物(凝聚的)。人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目的与核心。历史的起源是文化,因为文化就是人类的创造及其成就,历史的目的是人,因为一切文化最终都落实于人的身心。

显然,我们所理解的“文化”概念,必须用“自然”、“人”和“历史”等概念来互释,才能显示它在语言意义系统之中的位置。在与自然的区别和对立中,文化的本质才得以显现,在人与历史中,文化的含义才得以凝聚落实和展开。

从古代希腊哲学和中国古代思想的结果来看,“自然”是人对“整体”的意识和探求所得到的原初概念或者“整体”本身。所谓天玄地黄,宇宙洪荒,它浑然一体,自本自根,自然而然,自有永有,是一团自己燃烧的永恒活火。它是宇宙整体本身,也是我们的思想概括整个对象世界整体的一个终极概念,这个概念的核心意义,也就是宇宙整体本身的本来面目,就是它自己这样,并非有人或者有神有意使它这样(所谓“道法自然”,希腊哲学和中国思想中的神,最后主要还是自然神,是自然之内的一部分。希伯来信仰中没有终极性的自然概念,因为他们认为自然乃是超越的上帝的受造物,没有自性。希伯来信仰中的上帝,我们是把它看做人对自然本质的超越性提升和贞定,是对自然整体统一性的一种特殊认识,还是创造人和自然的超越的唯一永恒存在,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即它无所为而无所不为,沓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它生生灭灭,绽放敞开同时又凋谢退隐。这样一种对我们自身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整体的认识,是人类经过漫长的实践和思考之后提炼出来的,最后我们用“自然”这个概念和词语来指称对象的整体性和本质性。在人类还没有诞生的时候,自然本身虽然有矛盾和张力,虽然有生命有发展,但是没有什么东西从自然整体本身分离出来且与自然构成对立,从而把自然本身作为对象来看。这是混沌未开、鸿蒙未辟的自然,它是“太极”,是“本原”,是无对之一,与文化无关,但它是文化的基本和渊源。第二个层次的自然概念,从自然与人的根本关系来理解,就是作为人的对象的自然,作为人的对立面的自然。人本身本来是自然的一个部分,但当人从自然绽出地生存(exist)的时候,人就开始把自然作为对象来处理,因为必须把自然看作对象,人才能成其为人,才能彰显其人之为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含义就是能够把一切(包括人自身在内)都看作对象并把一切作为对象来处理,从而确立自身为主体;在这种对象意识中,自然只是人的对象,它在人之外,也就是说,人把自己排除在自然之外,人把自己确立为自然的对立面,以我观物,人逐渐意识到自己是与众不同之物,他不仅能够使用、支配和超越周围和身边事物,而且还能超越于环境和时空的存在,让“万物皆备于我”。并且正是这种对原始自然本身的超越性,构成了人生存的独特性,即人的“文化”特性。因此自然概念第二层次的含义,就是与人或文化相对立的自然。在自然概念的这一层次上,由于人把自身排除在自然之外,实际上自然概念被从一个绝对无外的整体概念降低为一个对象性的局部概念。在现实和历史中,它体现为人力图把握、理解、认识乃至全面控制的对象世界,而人表现为自由意志(主体)或精神。第三层次的自然概念,是作为“人—自然”的统一体的自然概念。

在对象意识也即主体意识淡化的瞬间，比如在审美性的观照中，在超越性的宗教睿照中，以及在旷怀冥会的哲学思考中，人不可避免地意识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自我与对象均为大化之呈现，一气之流转。人与自然的对立其实只是统一中的对立而已。实际上，无论我们怎样把自然作为对象来看，无论我们怎样把自己与自然分离开来，以至于自然被降低为我们主体所建构的“现象界”，我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何等发达，我们如何把自己看作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主体，我们自身仍然是自然整体的一个部分，我们还要回到“本体界”，因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直接来源于自然，回归于自然，与自然万物息息相关，大化为炉，而造物为铜。因而，归根结底，我们的行为可以说是自然本身的行为，我们的目的可以说是自然本身的目的，我们的精神可以说是自然本身的精神。历史的进程本是自然的进程，而自然进程则在可以想见的百万年间以及无可逆料的未来体现为人类历史的进程。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离不开自然，文化乃是自然，人道主义就是自然主义。自然进程就是文化进程和历史进程，自然主义就是人道主义。我们必然要回到第一个层次的自然概念，以贯通主体之自由和自然之必然，以保全我们的存在和生命的根源、整全。这个层次的自然既然包括人在内，所以它随着人的丰富而丰富，是原初的自然和人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人对象化劳动的结果，人通过改造外在自然以合乎自己主观目的时，同时也改造了人自身的自然，即人的双手、双脚、语言、属人的五官感觉：一句话，人的整个身体、意识和自我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本身是自然、文化和历史的最高成就，这个经过原初自然和人的对立统一之后的自然是自然和人的共同敞开和绽放。这个过程的主题是人，但归根结底还是包含人在内的自然本身，人的目的性和主观性归根结底乃是自然的主观性和目的性，或者，我们不用“主体”这一概念来说明的话，乃是人和自然的共同敞开和绽放。这种敞开和绽放是一种原初的不为人所知的“天命”，人只能知道已经敞开和绽放的世界，但不可能知道为什么对人敞开和绽放的就是这个世界，即我们知道我们生活于怎样的一个世界中，我们能够部分认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但我们不能确知为什么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是这个世界而不是另一个世界，我们人类为什么是这样生活而不是不同于现在的生活的另一种生活。我们知道我们是人，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的自我创造从根本上说是顺应天命而生。也许，这种不可言说、不可猜度的天命恰恰就是犹太教独一上帝信仰的理由和价值所在。

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是文化的母体，文化是自然的人化，自然和文化统一于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人本质上既是自然存在物，又是文化存在物，也即历史存在物。依此看来，历史无非就是文化的发生发展史，是人自我推动、自我创造的进程。因为就历史起源于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在犹太教信仰中，人的历史也起源于人对上帝诫命的背离，因为背离而被逐出伊甸园，因为被逐出伊甸园，所以人从此只能自己耕作以养活自己，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自由意志，即人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将自己与周围世界，即自然区分开来）而言，历史就是文化，离开文化说历史，历史的本质将变得模糊难辨；反过来说，文化在时间中的呈现就是历史，离开历史说文化，文化的意义将无从落实。

因此，我们说的“文化”，从逻辑上讲，它是一个标志人的本质特性的哲学概念。说它是“文化”，是因为它区别和对立于“自然”，是因为它本质上是与“自然”相对的

主体或精神；从时间上讲，它是一个多层次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概念，“文化”是一个在历史过程中先后展开的诸要素的统一整体；说它是诸要素的统一，是因为“文化”不仅仅是自由意志或精神，或者说，在历史进程中它首先并不体现为精神，而是体现为生产的器具、交流的语言、属人的身体结构和五官感觉、民族和国家共同体等连续不可分割的环节；说它是一个整体，是因为尽管它在历史过程中体现为先后展开的诸要素，但它始终只有一个核心和目的，那就是人：人的形成、发展和成就，是我们思考文化和历史的本质视角。

基于此种认识，我们再来思考一下什么是“原创文化”？

从历史发生的角度讲，人类的每一种文化创造都具有原创性；从哲学的高度来说，我们只把具备了精神自觉的文化统一体叫作“原创文化”。因为“精神自觉”是文化创造的最高层次和最后成就，它是一个文化的灵魂和核心，它一旦诞生之后，就会形成某种持久的“智慧”，作为一种积极主动的精神力量，对文化、人和历史起一种持久的导向和塑造作用。严格说来，人的形成是由精神自觉来完成的。

就历史过程的起源和目的的终极意义而言，神秘而不可至诘。作为人，我们只能说这是因为人而且为了人，或谓这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的创造。信仰上帝者虽不以人为宇宙的中心和主体，但上帝最初创世的目的以及创造世界的最终意义也离不开人。从可以经验、想象和总结的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知识来看，它是一个漫长艰苦、曲折坎坷的前进过程。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标准把这个过程分为不同的阶段，如生产工具标准或者生产关系标准。但我们既然把历史看作文化和人的历史，把人看作历史的起源和目的，那么，我们就从人的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历史。

历史的第一个阶段是人种族的自我创造，它是无始以来的自然演化和整个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创造的共同结果。原始人在与其他物种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直立行走应该是这一过程的历史和逻辑起点。从直立行走开始，原始人的整个身体结构发生了缓慢但却是突破性的变化：人的手脚，人的脊梁，人的五脏，人的舌头，最后是大人的大脑。身体结构的变化自然而然地导致最初人的五官感觉的诞生，群体生活中传递信息和交流感情的需要又导致语言的发生、原初意识的产生。而意识本质上必然是对对象的认识，就是对象化的发生，就是混沌一分为二。也许此时的人类还不具有认识论上的那种极其明确的对象意识以及因为从对象得到不断确证而产生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此时的人类也许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自身存在的特殊性和力量，还不能完全将自身与外在世界分离开来。但是，意识的诞生和世界的分裂是肯定无疑的。属人的身体结构、五官感觉、语言 and 意识，概括起来就是人自身的形成。人类自我创造的历史过程当数这一原创阶段最为艰苦漫长，期间的进步，如火的使用，器物工具的制造，狩猎社会的形成，配偶制家庭的出现，语言和思维的产生和发展等，都是石破天惊的文化创造和历史突破。但我们对此已经无法追溯其真实的发生过程，只能凭一定的实证经验和想象进行大致勾勒。此时的生产工具以旧石器为主，生产方式以原始的采摘和渔猎为主，群居而无私心，合作而无尊卑。生活资料主要不是来源于农业耕织，公共权力尚未形成，人有群体而无国家，有意识而无思想，有关系而无政治，混沌初开，人与自然的分离刚刚发生，尚未成为明确的自由意志或者精神主体，从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尚未显现和展开。此时的人类主

要是在与自然的相刃相靡中艰苦而缓慢地前进，是无意识地与自然抗争，与其他物种竞争进化，或者说不是具有明确的意识的，或者此时的人类有对象意识，但尚没有对对象意识的意识，即没有对意识的明确意识，也就是人的自我意识。原始巫术表明，一方面人们相信并希望人的意识可以支配和影响对象；另一方面也表明，人们还不能把人的意识与外在世界的生命或精神截然分开。这是文化的第一个原创阶段，但它还不能称为“原创文化”，因为这个时候的人还只能说是物种意义上的，它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

历史的第二个阶段，是人类共同体内部的制度建构，其最高形式是国家的建立。新石器时代及其之后，人类面对自然的生产能力得到极大进步，畜牧业和农业发展起来，人口增加，财产剩余，群体内部开始分尊卑贵贱，夫妇父子乃至君臣之名实渐成，分工和职业相对固定。随之而来族群之间的交往加密，相互之间通过交换和战争的融合加快，乃至最后形成部落联盟和国家。人本来是因为面对自然（例如获取食物）而成为一个群体，人是在群体中成长为人的，但随着人与自然的进一步分离，人自身能力的进一步发展，现在人与人之间对立和冲突成了群体的主要问题。公共权力本来是为共同体服务的，但随着群体的扩大，内部结构越来越分化、复杂，公共权力的掌握者越来越成为一个脱离群体的相对独立阶层，从而与个体权力相异化，其最终结果是国家的诞生。国家的本质是公共权力的掌管和支配。一方面，权力的掌管者需要建构一种适应历史时代需要的制度结构来保证共同体的生活，来为共同体服务，国家的形成和产生大大改变了人类历史的面貌，它使得人类的一切事情都正规化、严肃化、隆重化和文明化了。它意味着人类可以较大规模地改造自然，较大规模地进行战争，也可以较为系统地对人类共同体进行约束和治理了。灵魂观念、祭祀、巫术、原始宗教等，都具有了整体意义。国家的建立，既是人克服自然、创造自我，在自然面前站立起来的一个标志性结果，也是人在更高的基础上前进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另一方面，权力本身构成共同体内部各个层次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从此，政治问题越来越超越自然事务而成为人类的主要事务，人类共同体的内部事务越来越成为问题。也就是说，到此为止，人类共同体的内部事务第一次发生为超越自然界而成为人首要关注的问题，从而人自身也第一次成为人系统反思和日常工作的对象。因此，国家的首次建立常常被看作某种天命所致，后世也不无道理地认为它是野蛮和文明的分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往往是从国家的建立开始的，当然，文字本身也是这个阶段的重大创造。共同体内部的制度建构如此重要，以至于迄今为止它仍然是一个人类生活共同体的核心问题之一，而国家也仍然是我们现在存在的主要共同体形式。国家的建立为人类的文化原创再次获得突破提供了历史契机和动力，但并非所有建立国家的文化都可以称之为“原创文化”。制度和国家关乎人的本质，但它尚不是人的本质。合理的制度建构和国家设置要以人的本质为依据，但这是人类精神自觉之后的事情。在历史发生上，首先是制度和国家的建构和安排问题促发了对天性和天道的系统思考，哲学、宗教和历史意识等的发生，即人的精神的自觉。实际上，许多曾经建立过国家的文化实际上都已湮灭无闻，退入历史的黑暗背景中去了。只有那些达到一定的精神自觉高度的国家和文化，才得以穿透历史的层层迷雾发出持久的光芒，引导生命发展的方向。“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精神的自觉是照亮人和历史的日月，也可以说是自然之自照。

随着人类的对象化实践越来越深入和扩大,人对对象自然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和全面,随着对象意识的形成,世界意识也逐步形成。与此同时,人从对象那里认识到人自身的存在,认识到自身作为与众不同的人之为人的存在,这就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产生和其种类意识的产生。人的自我意识可以集中概括为一个“人是什么”的问题,即什么是人之之为人的本质,也即人性问题。人的自我认识问题,是一个文化最高问题,因此,“认识你自己”是人的首要任务和永恒命运。对人之为人的系统反思和回答就是人的精神自觉。在此之前,人是自在自为的存在物,而现在人成了一个自觉的存在物。因为自觉,人就有了双重特性,即它既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精神(文化)存在物。因为自觉,人于是体察到整体不仅是纯粹的自然存在,而且还是一种精神存在或德性存在。精神自觉的发生发展是自然界的一件大事,从此,自然、人、文化、历史都有了新的意义。精神是人的自我创造的最高成就,是自然与人相互作用的产物。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它是人之之为人的本质含义,对特定的人类共同体来说,它意味着人的生命的发展方向,意味着人的本来、应当和理想。它一旦产生之后就构成一个文化的灵魂,它对历史和现实起反思、指导、规范和塑造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雅斯贝斯认为历史本质上是人的自我意识和精神的运动是对的。人之之为人的精神自觉,从问题的历史起源上看,更多地来自于政治问题的激励和触发,历史的发展,共同体的扩大和复杂化,使得人类不得不面临一个甚至比如何面对自然界的问题更为重要的问题:即同一个种族的个体之间、集体之间、个体和集体之间,即人类内部如何自处?周初的贤哲和希腊古典时期的政治家以及希伯来的先知,无不带着深深的忧患从共同体生活问题出发思考天人之际的问题。人之之为人的本质问题是从什么是最合适的人类共同体形式的问题中引发出来的。因为共同体实际生活的不同,各民族原创的对人之为人的看法也不尽相同。

对人之为人的问题的思考,即对人性问题的思考还必须涉及对天道问题的思考。什么是人之之为人的本质,可以从人所表现的实际行为进行经验性的观察。但因为人从根本上说来是自然天地的一部分,因此,追究人的问题必然要追究到天(神、上帝)的问题。因为人与自然乃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不认识整体的性质,就不可能从本质上认清部分的性质。这就是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遵循的思路。另一方面,对人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不能在自身身上寻找,只能到对象中去寻找。因为人除了对象化于对象之上的本质力量之外,便什么都没有了,人的纯粹自身乃是虚无。人有无数的对象,一切可以意识和思想之物皆是人的对象,包括人自身及其思想。但人的最高对象乃是“世界”和“宇宙”,乃是包括人自身在内的“整体”。中国的“天道”、“自然”,希腊的“自然”、“存在”和“神”,乃至希伯来超越于自然之上的独一上帝(One God),这些高级的对象意识的形成,是人类对包括人自身在内的自然宇宙认识的最高结晶。人的意识总是从最直接最具体的对象开始的,但它不像动物那样永远停留于直接具体的对象,而是逐步抽象上升。人类自我意识的最高成就就是对“人性”的意识,对人的“本来”和“应当”的意识,对人类在自然整体中的自我定位的意识。人类对象意识的最高成就就是对“自然”、“天道”、“存在”、“神”或“上帝”的意识。天、神、命、道表面上是一种语言文化符号,是抽象概念,但实际上它凝结的是人对世界的认识。凝结在这些概念上面的客观对象就是作为整体的世界或宇宙。在这个意义

上，一切宗教和哲学的终极概念都可以道通为一，唯物和唯心、有神和无神，本来只隔一张纸，并无不共戴天之仇。而对独一上帝的信仰，既不是一种低级的偶像崇拜，也不是为某种文化偏见所局限的人所想当然的那样荒诞不经。人的本性来自天的本性，只有在具有整体的对象意识时，人才具有普遍的自我意识。因而天道人性乃是不可分离的两极，人无天不立，天无人不彰。只有把天之道稳固下来，然后是从对象回到自身，以对象为参照对人自身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反思和提升，从而才能确定人之为人的普遍意义。希伯来信仰比较特殊，上帝似乎不是人的对象，但人也只有在上帝面前，才能明白自己是谁，应当怎么做，可以希望什么。上帝是人认识自我的镜子，是人行行为的准则，是人祈祷和希望的目标。反过来说，在人自觉其人之为人的时候，天、命、道、神等作为人的对立面的自然概念也就确立起来了，这是同时完成的一个事情的两个不同方面而已。

人的精神自觉，即对人之为人的明确意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天、神意识，共同构成人最深邃的精神空间。这种精神自觉可以说是文化的最高级部分，因为正是这种精神自觉使得人在高度上与万物相区别，构成人的本质性内涵，并且，它一旦形成之后，就会对文化整体的其他部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文化有机体中起一种支配和统率的作用，并形成一种深厚的传统，通过有意识的教化对其后的人类历史起一种塑造作用。我们认为这是历史的第三个阶段，并且把这种文化叫作“原创文化”。达到了“原创文化”这一高度的文化或民族往往具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负，一种统贯天人的自负，因为这是它历经艰辛所获得的，是它安身立命的精神堡垒。如果它遇到挑战和强迫，它就会本能地反抗和拒绝；倘若它从绝对被降低为相对，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又会感到发自内心的痛苦，充实再次转化为虚无。但无论如何，这样一种文化是不会无声无息地消失的，相反，它是我们再次自觉达到充盈的坚实基础和丰富渊源。

一种原创文化诞生之后，它会在现实和历史中成为一种持久而积极主动的力量，但这并不是说是它就是历史的顶点。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每一个原创文化的产生都有受制于当时历史境况的局限性，精神和智慧本来都是当时各民族所遇到的忧患和问题所激发的历史产物，所谓困而知之者，它在形式上可能表现为一些卓越个体的思想，但它本质上是共同体生活的集体结晶，而非个别全知全能者的有意创造。因此，每一种原创智慧虽然在其内部看来都首位一贯圆满自足，但实际上都只是道术之一端，文化之偏执，这里的故步自封和夜郎自大都只能成为文化偏执。其次，历史是发展和开放的，因为自然和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永远是发展和开放的。实际上历史已经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而这正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所在。

15世纪以后，西方文化中出现了与第一次原创文化有质的不同的文化因素。现代科学和技术，大工业的生产方式，民主宪政制度等都是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文化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人类的第二次精神自觉。与第一阶段的原创文化不同的是，首先它从一开始就有第一阶段的精神智慧可资借鉴，作为它的精神向导。其次，起源于西方的这种新文化突破了西方地域界线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价值观念注定要超出自身成为全球性事件。从这一意义上说，工业革命和英法政治革命不是某个国家或者单纯西方的事件，而是发生在英法和西方的全人类事件，它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迟早必然都要面对的事情。